



街角春来早

■ 阳东荣

几乎天天穿过那条离家不远的市井街角，只是未曾走到尽头遁个通透。为什么？因为它不那么热闹，更谈不上繁华，在人们的心理和意念中缺少了吸附力。

难得变化却是静悄悄的，好像换了一个地方那样熙熙攘攘，门庭若市。离春节尚有个余月，这里突然拱出一道井然有序的“年货展销”风景线，煞是锦绣多彩。那五花八门的年糕、糖果，那勾心吸睛的年画、春联、剪纸，还有那字画屏风、生肖套件，无不令人眼花缭乱，不由泛起“春在枝头已十分”的过年心情。

在一间“春福之家”门店前，我驻足了好久，不愿离去，深深为其迎春蓄势的功夫而动容。你看，门店里字画联袂，尺幅各异；横的，竖的，长的，方的比比皆是；从内容上看，有花草虫鱼，有乡野炊烟，有耕牧捕捞，有瓜果采摘，俨然一幅幅“丰年盛世”的新春图景。然而，最让我欣赏的是偏隅一角的“春福”门贴构件，其中，有“春”字和“福”字的单体尺幅，也有“春福”二字的合体连环，且分大、中、小三款版本任选。于是，有人挑选大的贴正门，有人挑选中的贴重门，有人挑选小的当窗花用，更有意思的是，有人干脆一网打尽，大、中、小都买买买！

挤进人丛，我近距离把玩着“春福”门贴的真容和温度，顿生喜好叠加之情。这两个字有的用“颜体”书写，有的用“柳体”书写，有的用“欧体”书写，体态挺传神端庄。在制作过程中，分红底黑字加勾边和红底金字喷绘两种样式，边际处勾勒出蛇年生肖图案，并巧用剪纸艺术代入、烘托，使作品的整体模块立体得活灵活现，折射出“迎春接福”的吉祥意蕴，年俗元素和趣味因子水乳交融。

“春福”门前说春福，有必要倒叙一段主人的情结之缘。经营这间门店的是三胞胎姐妹，大姐阿香为掌柜。二姐三姐当“二传手”适时帮衬。也许三姐妹均遗传令尊大人的艺术天赋，对美术书法雅兴不浅，自小便在墨池熏陶和挥毫丹青，心得体会厚积而薄发，个个写得一手好字画。更难得的是，其父在培养和引导上独具匠心，从一开始就规避雷同套路。三个女儿，一个学“颜体”，一个学“柳体”，一个学“欧体”。用老人家的话说是一门三体，纷呈总比单调强。而绘画则专注于年画、装饰画并兼顾国画。

别看这“春福”门贴简约，但从设计、制作到印刷成品也颇费周章，工序可谓历经多重经纬磨合。为了追求完美，有的环节用年画“寄生法”，有的部位融入国画“留白法”，同时又做到不夹生、不呆板、不硬伤的无缝对接，让“春福”二字的寓意成为过年的期待和专属。为此，作为总设计的大姐阿香，在创意上以蛇年生肖图腾为切入点，边角处以海南本土的田园农舍和瓜果花卉为映衬，并在“春福”主体两侧嵌入一副微对子，或写上“龙毫已答满分卷，蛇岁又迎新课题”，或写上“迎春画里银蛇舞，吉祥人家福中红”。如此别出心裁，让人一看便有“岁序更迭，除旧布新”的跨年心境和年味分享。

现场气氛被“春福”感染弥漫开来，有人提出何不找个现写现卖的主张，即让三姐妹分别现场挥毫书写“春福”门贴，更直观地欣赏这一门三体”的笔墨技艺，讨个岁吉年顺的祥和与欢心。说写就写，三姐妹展纸举笔，一口气泼墨而成，引来掌声和喝彩声此起彼伏。不过，凡三姐妹现场挥写的一律不做交易，权当新春馈赠挣个口彩。难怪有人点头赞叹：年纪不大，格局不小，难得难得。

街角春来早，此处年味浓。



父亲的“第二职业”

■ 赵自力

前不久，我接到一个电话，吓出了一身冷汗。一个自称市公安局民警的人，声称我的银行账户有异常，让我赶紧把钱转到指定的安全账户上。

正手足无措时，我决定先打电话问问退休在家的父亲。父亲在银行工作，虽早已退休，但金融知识应该还在，对于金融诈骗，他的防范意识非常强。“儿子，你接到的是诈骗电话，别上当！你要把这个号码标识为‘诈骗电话’，免得更多人上当。”父亲肯定地说，“只要不泄露密码，你的银行账户就是安全的。当你把钱转移到所谓的安全账户上时，就是把钱转给了骗子。”

我按照父亲的方法，对那个号码进行了标记。不过，我还有个疑惑：我早就下载了国家反诈中心App，怎么没有预警呢？带着这个问题，我继续请教父亲。“那个防诈骗的软件不是安装上就万事大吉了。安装后，一定要实名注册，并打开诈骗预警功能。”父亲说，“只有这样，才能守护你的钱袋子。”听了父亲的话，我深感佩服——在防骗领域，父亲比我精通得多。幸亏及时请教了父亲，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我回老家去看望父母。还没等我坐下来，父亲就把防诈骗故事一个个讲给我们听。那些故事是他早就去掉枝节、留取精彩段落的，因此格外生动，格外富有感染力。“你知道吗，社区里缺乏像你父亲这样的防骗专家，社区干部已经把他聘为防诈骗宣传员了。”母亲说完，朝父亲竖起了大拇指。父亲“嘿嘿”一笑，说：“这是我退休后的‘第二职业’。”他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成就感。

开栏的话

隐藏在城市深处的小街小巷，类似城市的动脉血管，承载着细腻、广阔而深厚的文化，彰显着一座城市的人文和情怀。一街一文化，一巷一烟火。本期开始，本版开设“小巷朝歌”栏目，从街巷的历史人物、建筑特色、民间故事、烟火市声等方面来表现海南街巷的独特个性与风格，努力彰显我们潜藏在街巷里的文化基因。

海口府城区作为千年古镇，古街巷道纵横交错，故有“七井八巷十三街”之说，其蜿蜒的巷道里充满历史烟云。本栏特撷取其中的达士巷作为栏目开篇，抛砖引玉，期待大家的“小巷朝歌”。



达士巷。资料图

海口府城区内的这条达士巷，走过好几回，大都逢着微雨，以致关于这条巷子的记忆都是恍惚的，500年历史里衍生的那些细节，也因此变得飘忽起来，像是早前的蒙太奇影像，落到小巷青石板的缝隙里，摇摇晃晃的。

达士巷靠着一座长满青苔的城墙，写着巷名的牌子常常被风拽个个儿，然后面朝东南，发出一种金属敲击的奇特声响。这种声响总是让人感到一种神秘的快乐。小巷里的人说，这巷子就是海南历史的隐身地，一株墙缝里的枯草，都保不准里边藏着多少烟雨旧梦。

史志里的达士巷，原名郑家巷，源于小巷人口的郑氏祖屋——郑存礼的故居。1654年，从福建南靖迁移而来的郑氏先祖，在此地建了一间草屋。于郑氏家族而言，这是一块福地，从这间草屋开始，他们繁衍生息，在咸丰《琼山县志》里，这个家族的第三代出了个以“孝”闻名的郑存礼。“孝”是海南人的底色，以“孝”闻名的郑存礼，某种意义上，进入了当地望族之列，故而，小巷最初以“郑家巷”为名，便显得顺理成章了。

清乾隆时，郑氏祖屋已经从草屋变身为多重组合的院落，这座规模宏大的建筑，近乎是一篇宏文的开篇序语，抑或是一道值得欣喜的门槛。事实上，早在草屋出现之前，就有读书人陆续地迁进了这条巷子，郑廷鹤、钟芳、吴典、王国宪……他们中的一些人中了进士，这巷子显赫了起来，名字也就跟着有了儒绅之气——在达士巷里走过的那些文人墨客，长袍短袖地往小巷的蓝空里一拂一甩，地上的青石板也跟着附和，被那一长溜脚丫和鞋印磨得光亮，400多米长的蜿蜒小巷，就这么进了海南的典籍，连同青石板上那些修长的影子。

一个有雨的下午，我走在小巷里，无论身处哪个角落，喧嚣仿佛都在远处。俯身捡拾石缝间的荒藤老苔，仰头看暮鸦吵着归来，雨燕盘桓吟唱，风过檐铃，雨落青石上，隐约而细碎……达士巷的安静并非无声。在这雨雾里，世界缩小到只剩了这一条小巷。脚下的青石与青石之间有一个小小的缺口，储着雨水，雨滴欢快地跳上跳下。

与“钟芳井”的相遇猝不及防，它是达士巷突然横出的枝节，守着府城唯一保存完好的明清古石板路，这条石板路不过是400米达士巷里的一小段，却在500年的时光里，让读书声成为了这小巷里的寻常市声。

文艺随笔

■ 杨亚爽

鹅毛皑雪，纷然而落。顷刻，山野白茫，万物不辨，皆色苍苍。安坐斗室，小炉一落，炉火炙旺，炉上坐一铁水壶，水尚未沸腾，但有水汽氤氲。手握一线装古书《世说新语》，读“王子猷雪夜访戴”：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

小巷朝歌

达士巷

■ 杨道

小巷深处有一座旧了的大户宅第，是学者王国宪的故居。王国宪既是海南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亦是一位倡导发展海南教育的领军人物。他在自己人生的后40余年时间里，倾力考察海南民情，发掘整理了无数的海南地方文献与志书，是他让海南历代先贤的典籍和地方文献资料得到了完好的保存并传于后世。他是民国时期的大家，曾经藏书三万册的“更生书屋”就在这座老了的庭院里。如今，200多年过去，这座由7栋瓦房组成的曾经无比典雅的岭南风格建筑，门庭寥落，香火寂寥。二道的拱形门有些幽深，廊柱褪尽了油漆，镂花的窗格也斑驳出一些独特的花样。房子的内部结构还隐隐有些类似于徽州黟县的“序堂”。分上、中、下三厅，下厅是吹奏鼓乐的地方，也可以搭台演戏。中厅为礼堂，可举行祭祀仪式，上厅为享堂，楼上放置本族的祖宗牌位。祠堂高大威严，人处其间必产生敬畏之情。参加祭祀还有严明的规定，包括与祭人员要穿戴与身份相应的衣冠，祭品的定式，等等。祠堂实质上是一个家族精神教化的圣殿。

往深里走，会发现这座老去的宅第突如其来惊喜：前院有晾晒的衣服，门前的盆栽让百年老宅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我站在厅里叩问，无人应答。中厅里的八仙桌上摆着香炉，炉里的烛火与当年的主人一样，已是逝去了。墙角一些墨绿青苔，渲染着这座庭院的古老和书卷味，无人知晓藏书房最初的萌芽始于哪一本，都有哪些人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向阳的墙面上，不知名的爬藤植物不谙世事地疯长，深入时光的根须，想必从不曾触碰过这家人曾经的悲喜。廊前的檐壁上有鸟儿掠过，似乎不该是燕子回归的时节，若是，在这繁华和颓废之中，这鸟儿又如何辨得它的故居？

这院子，离大街是远了，车从未从这里路过，它就保守着清寂的古老。巷的两旁都是蓬展的榕枝，在顶上重重叠叠，阳光一点也钻不进来，从冬天到夏天。而院外的达士巷里的阳光却是活泼的，砖块铺就的路面，人脚踏出凹坑，每个砖缝都长出野草，又长不出砖面，就嵌满了砖缝，分出一块一块的青的方格。两旁是印着白渍的灰瓦灰墙，这灰的瓦灰的墙饱尝过风雨侵袭，一有阳光，这墙便分外地明亮起来。

巷里的孩子们最盼着夏天。天上下了雨，可以聚在石板路上泼水打仗。遇到相识不相识的人，掬一捧水泼过去，然后藏匿到某个墙角里，看被泼的人狼狈着大呼小叫，大家就乐得捂着嘴哧哧地笑。

就是这么个巷子，500年幽幽成一梦。我进了巷口，从东头的马鞍街，走到西头的朱云路，看一步，走一步，千般思绪，万般惆怅。出了朱云路的巷口，回头望，是一座新建的仿古牌坊，上书“达士巷”三字，牌坊左右贴有对联：

小巷不在深，此地有二星三圣四贤士；
大道何须远，读书乃百世千门一脉宗风。



《大学士丘濬》雕塑 李刚作

诗路花语

微光

■ 余方媛

前排座位坐着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奶奶，黑色的毛衣上勾织有一朵粗笨的花，快要脱线，但鲜艳的美丽让人无法忽略。她戴着一个紫色杂着灰色的帽子，遮不住她花白的银发，微卷的奶奶也有这样微卷的银发，总是收拾得很整齐。早起的时候，奶奶总是先梳头，把她的卷发绑好再干活。杨桃树下的落叶也扫得干净。小鸡仔们扒着土，她戴着一对银色的耳环，像银耳环一样闪光。还有她教我写的她的名字，可以穿越时间，空间，跨越一切，阻挡岁月的锋利的，是我们经历过而保存的记忆。一次次留住她清晰的样子，同她的名字在我的生命河流中永远存在。泪花像浪花一样，在眼睛一般形状的海里起伏，把异乡的夜晚温暖得滚烫。

煮茶迎春风

■ 李峰

说好了的，赠你一幅山水写生，你要梳理好长长的天际线才能极目莽莽林海，你要打开辽阔的心窗，才能阅尽青峦映水碧天窗，我要你沿着层次分明的山脉走，地平线上，层林生烟一缕高过一缕，我要坐在你浓情绿意化不开的瞳孔里，听清风，听鸟鸣来问我，看白云一朵比一朵柔情，顺便，于时光低处，溪边草亭，煎一壶白沙绿茶。

五指山(外一首)

■ 林荣芝

五指山巍峨在云海之上，将历史的重担轻轻托起，每一根山脊，像一根铮铮钢管，弹奏着海岛的传奇故事。山下溪水奔涌，在追逐逝去的时光，每一圈涟漪，都是黎族人家的脉动，每个竹竿舞，都带着爱的浪漫色彩，站在山脚仰望，五指山既有泰山的伟岸，也有黄山的清秀。

◎石海湾沉静的画卷里，每一块岩石，都是艺术的升华，月光洒落，海面如银，星星的眼睛，在波光中闪烁，伫立在岸边，感受到大海心跳，而石头，则是老者，在风浪中低声叹息，诉说着历史的沧桑，站在岸上，与每一块岩石对话，都能从中找到生存的另一种方式。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



父亲的“第二职业”

■ 赵自力

前不久，我接到一个电话，吓出了一身冷汗。一个自称市公安局民警的人，声称我的银行账户有异常，让我赶紧把钱转到指定的安全账户上。

正手足无措时，我决定先打电话问问退休在家的父亲。父亲在银行工作，虽早已退休，但金融知识应该还在，对于金融诈骗，他的防范意识非常强。“儿子，你接到的是诈骗电话，别上当！你要把这个号码标识为‘诈骗电话’，免得更多人上当。”父亲肯定地说，“只要不泄露密码，你的银行账户就是安全的。当你把钱转移到所谓的安全账户上时，就是把钱转给了骗子。”

我按照父亲的方法，对那个号码进行了标记。不过，我还有个疑惑：我早就下载了国家反诈中心App，怎么没有预警呢？带着这个问题，我继续请教父亲。“那个防诈骗的软件不是安装上就万事大吉了。安装后，一定要实名注册，并打开诈骗预警功能。”父亲说，“只有这样，才能守护你的钱袋子。”听了父亲的话，我深感佩服——在防骗领域，父亲比我精通得多。幸亏及时请教了父亲，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我回老家去看望父母。还没等我坐下来，父亲就把防诈骗故事一个个讲给我们听。那些故事是他早就去掉枝节、留取精彩段落的，因此格外生动，格外富有感染力。“你知道吗，社区里缺乏像你父亲这样的防骗专家，社区干部已经把他聘为防诈骗宣传员了。”母亲说完，朝父亲竖起了大拇指。父亲“嘿嘿”一笑，说：“这是我退休后的‘第二职业’。”他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成就感。

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魏晋士人多放荡不羁，见真性情。通俗了说，人生在世，要的就是这个意思。雪夜寂静，主仆二人执红灯一盏于天地之间，一前一后，衬显雪色。访友而临时返回，只为“兴尽”，何等快意人生啊。

掷书，伫立窗前，雪花飞进，扑面冰凉。此时，毫无睡意，也欲乘兴去访我乡间的好友老鹤，他住西河之右。披大氅，戴斗笠，关门，漫步徐行。村路已被大雪覆盖，径直行于其上。四野静寂，脚踩雪，发出簌簌之音，偶还有雪压断枝头声，惊动深夜。田野亦皆覆雪，模糊里只可辨得东西，往西河上竹篮桥走。

天地间唯我一人，却毫无惧意。雪映夜色，淡如黄昏，远处迷茫一片，近处也难辨毫厘。身在尘世间，你我皆布衣小民，又何必把事理看得那么透彻，所谓“难得糊涂”，其实也是一种自由的活法。河水没了清波的声响，想必已然结冰，而且冰面上也积着厚厚的雪。我心想，过此河，老鹤家便不远矣。

至竹篮桥，恍惚有一人影，朝我走来。我问他，他唤我。声音熟悉，彼此走近，才发觉对方竟然是好友老鹤。他也来访我。

携手归家，抖落一身雪。恰好水沸腾，洗壶泡茶，水香袅袅。对膝而坐，饮茶闲谈，天南地北。夜更深，雪渐停，送友归。至竹篮桥，挥手而别，雪意阑珊。

雪夜，倘呼呼而睡，真是辜负了大好雪色，所以一定要折腾点事来，才对得住这番漫雪趣。唐人贾岛诗曰：“十里寻幽寺，寒流数派分。僧同雪夜坐，雁向草堂闻。”一生苦吟的他，骨子里当然种着多情的种子，雪夜访僧人，寂寞两相对。是多空旷的寂寞啊，又是多辽远的禅意啊。

“贫居乐游此，江海思迢迢。雪夜书千卷，花时酒一瓢。”身居乡野，更贴近自然，冬有大雪可依偎，夜有好友可相守。茶虽不美，但意真；景虽不丽，但情切。所谓人生快意，不正是如此吗？